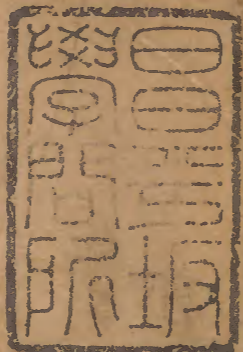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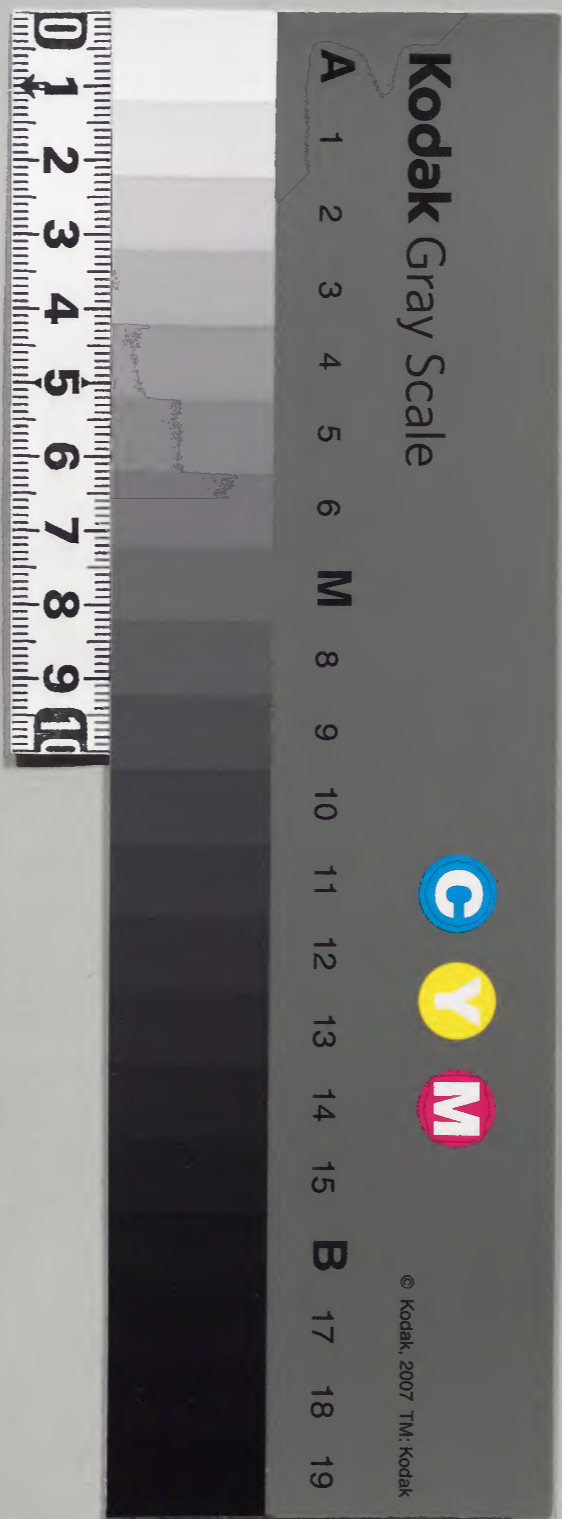


遺書 十九之二十五 并附錄

漢書門類			
九	三	六	〇
七	〇	號	類
一	三	架	冊
一	六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0	
冊數	16	( 4 )	
函號	298	143	
元八函	九三六〇		
九六架	一六冊		

共十六本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楊遵道錄

伊川先生語五

文庫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  
 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  
 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  
 須是循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  
 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  
 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  
 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曰  
 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宏中云學者先  
 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與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積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

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之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

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

易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

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

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

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

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

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

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  
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  
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  
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  
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以至  
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  
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  
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  
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  
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  
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  
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  
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害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  
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  
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  
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  
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  
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  
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  
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淡知易者師直曰何故  
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  
不知易非淡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  
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  
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畱之三  
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

君安有此義又紂鷲狠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  
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  
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大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  
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  
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是後面正經  
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  
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  
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  
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  
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

件事便是君畜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英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  
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  
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  
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  
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  
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如此這裏須是  
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  
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

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  
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  
此說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  
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  
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  
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  
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  
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  
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  
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  
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

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顛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

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顛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顛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

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且晝之所爲又枯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遷變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亦是才孟子只云



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為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會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光說

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

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朴也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為野而自以當時為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  
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  
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恨  
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  
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問  
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  
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  
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  
之命不受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  
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  
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  
一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  
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  
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  
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  
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是不肯仕也  
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  
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  
五就桀不得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

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

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

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云本注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

說恐傳錄之悞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窩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為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

能允執厥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  
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  
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  
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卽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  
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  
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芣之者順水而芣之皆是言荇菜  
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  
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

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  
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  
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  
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  
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  
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  
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

克明峻德顧謂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今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從與不從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

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會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令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

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

乃知到任不會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

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

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

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

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先生

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會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

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

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

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  
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叙封先  
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  
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  
皆以為本分者不一作以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  
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  
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  
別時說

范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  
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  
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  
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

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  
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  
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  
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  
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  
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  
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  
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君小人須  
是切已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  
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  
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

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却  
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  
一作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  
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漢  
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  
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  
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  
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  
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  
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  
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  
轉運司狀某不會發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  
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  
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  
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  
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  
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  
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族子謂程公孫  
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  
一作情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繫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  
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





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淺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

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爻也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及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

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  
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  
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  
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  
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  
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  
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  
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

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  
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諸葛亮可以當  
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已近王佐又  
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是這一事大不是便是  
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  
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  
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  
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  
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  
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

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  
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  
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  
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  
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  
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  
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  
唐是土德便少河患

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  
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  
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

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  
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  
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  
斃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  
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  
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  
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  
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  
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

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  
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  
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  
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  
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  
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  
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  
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  
欲理會却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  
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  
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  
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  
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  
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讒說了次  
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  
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  
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  
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  
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  
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

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門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蕭田

添本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軾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為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

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斲椀中不如此

二 亦 也 必 然 所 以 報 民 之 人 君 視 民  
 如 此 其 德 也 夫 報 民 也 其 一 處 有 報 則 舉 人 主  
 也 夫 報 民 也 其 一 處 有 報 則 舉 人 主  
 夫 報 民 也 其 一 處 有 報 則 舉 人 主  
 夫 報 民 也 其 一 處 有 報 則 舉 人 主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知是否曰子路  
 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瞶不用君  
 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  
 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貳拾時  
 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  
 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  
 於左氏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謙與吾何謙乎哉之謙同否曰謙字則一也  
 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謙看用處如何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

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十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不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

程子將告歸別范公堯夫曰願少留某將

別子曰旣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旣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夫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



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教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為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卞如用說極極之類

謝愔見程子子畱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也邪曰愔固無疑矣在

已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厚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溪恥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

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  
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  
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  
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  
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  
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  
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  
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  
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  
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

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旣曰龍則不當被人  
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  
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  
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  
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  
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  
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詭公  
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夔叟程子爲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  
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

客何為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字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為通子曰大底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

皆淡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淡於易而何

張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嵋實察之也公一日訪子欸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帥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

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

佛也

韓公特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

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無藻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  
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  
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  
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  
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  
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川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  
化之謂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  
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  
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  
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  
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  
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  
能謹於抱衾與禡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滅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  
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

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權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禪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

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  
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  
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  
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  
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雷之而無請可  
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

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  
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暝目而卧忠孝曰  
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  
未出寢門而子卒  
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  
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  
先生卒亦  
不致奠



伊川先生遺書卷第二十一

不如此矣

朱山錄門而卒

幸原忠義自黨毒與不與此其錄來一本并友人說難可下之言曰其忠

夫子平生祖學五要此其用子曰並著其說不其忠矣

伊川先生遺書卷第二十一

武矣誰誰計一似以行錄也

然一上謹效其心亦言之頃臨之能必其其其必順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語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

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

其血脈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

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

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

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

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

二星道書卷第二十二上

去耳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為子路於聖

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

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

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晏字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其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

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

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

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

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

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

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

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

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

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

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

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

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誓懃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

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

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

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

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大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語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

### 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溪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贊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聞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

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李處遜字嘉仲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  
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  
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  
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  
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  
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  
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  
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  
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  
有燭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在人主上自古上聖臣

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  
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  
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  
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  
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  
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  
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  
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  
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夏侯旄  
字節夫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  
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

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  
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  
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談語如經解只是  
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  
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  
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  
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

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  
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  
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  
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  
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  
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過絕苗民亦只  
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  
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  
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  
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  
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

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  
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  
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黜似子  
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黜之養勇也必為而已  
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  
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為約故以黜為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  
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  
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  
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

子得聞嘗謂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  
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仲問  
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  
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為吾與汝弗如也勉進學  
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已也不喻其言則  
以為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棣問紀裂須為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  
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  
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

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

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



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

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憑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

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獮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土如何曰白屋

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已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已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

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  
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  
則恐旱暵而大雪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爲  
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  
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  
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  
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尙純藉用藁藉器  
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  
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  
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  
聖人當時不會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

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  
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  
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  
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會來問今  
日豈當對諸公說那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  
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  
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其祭父母  
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  
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  
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  
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

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  
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  
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  
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  
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  
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  
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  
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  
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  
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

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  
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  
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  
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  
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  
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  
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  
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  
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  
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  
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  
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

神

周伯溫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尙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

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棧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棧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者生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

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可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與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會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為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

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耻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尚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選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迫也私覲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各

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麕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儻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  
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  
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  
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  
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木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  
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  
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  
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

已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  
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  
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  
已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  
相繼爲一世王者之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卽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卽戎矣凡看文  
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  
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

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尙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

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  
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  
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  
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  
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  
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  
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  
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  
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  
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  
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

心逐之否曰

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審  
...大抵只是一箇明理體  
...學者是料這道理後為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  
...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又問莫是既見道理後  
...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  
...信凡言信只是為彼不信故其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  
...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聖言之謂  
...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  
...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據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  
...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天無時如何曰心本  
...心發之否曰只是據操念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入下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  
...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  
...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  
...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  
...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  
...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  
...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



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顓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棗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

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尙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

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



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大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閻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費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  
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  
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  
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卽位以無錢久不  
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  
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  
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  
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  
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

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旣崩太  
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  
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  
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  
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  
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  
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尙書分明說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  
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  
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  
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文甫問韓

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

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子欲無言蓋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棟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

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禮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幾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

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  
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  
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  
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  
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滕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  
然滕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  
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  
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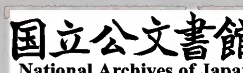
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  
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會  
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  
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  
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  
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



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聞聞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會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

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

二種遺書卷二十三  
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  
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  
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  
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  
會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  
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  
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  
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說真箇有傳  
說在傳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  
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  
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  
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  
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  
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儒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  
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  
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

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  
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  
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  
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  
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  
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  
老有此一件事好做柰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  
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  
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  
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  
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  
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  
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  
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  
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  
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  
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會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季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卽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濶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畱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旣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

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

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會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會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會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會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

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尙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

樂章欲

歌一作

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

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  
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  
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  
終不可諉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

六義者有數義者

一本章首云能治亂絳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  
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  
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  
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  
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  
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  
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  
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

二程遺書卷二十四  
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  
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  
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  
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  
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  
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  
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  
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巳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

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  
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  
二歲仲任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  
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  
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  
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  
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  
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  
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大甲昌邑所用  
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  
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

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日言此地不可據

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苟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誓保身

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苟爽自度其

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皆當

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

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

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

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

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得已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淡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  
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已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  
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  
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  
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天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入籠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二程遺書卷二十四

五

夫知格人其難在知也非也此近道也  
格人其難在格也非也此近道也  
主人其難在主人也非也此近道也  
主人其難在主人也非也此近道也

亞夫其難在亞夫也非也此近道也  
亞夫其難在亞夫也非也此近道也  
亞夫其難在亞夫也非也此近道也  
亞夫其難在亞夫也非也此近道也

四識不言言者則其心為四識則言其中矣  
四識不言言者則其心為四識則言其中矣  
四識不言言者則其心為四識則言其中矣  
四識不言言者則其心為四識則言其中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本

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  
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  
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  
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  
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  
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  
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  
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



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也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

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

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

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後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飭之使自趨

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



天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白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存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

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存其所當存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

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  
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  
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  
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  
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  
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  
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  
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

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  
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  
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梟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  
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  
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  
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  
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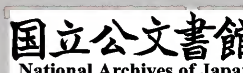
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也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  
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  
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  
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  
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  
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  
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  
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  
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曠而充之化且晝之所害  
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  
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  
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係四海苟不能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  
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

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嚮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

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

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

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

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

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

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

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

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

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  
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  
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  
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  
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  
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

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  
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

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



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淡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已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

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

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

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爲君子者乎  
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  
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  
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  
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  
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

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  
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  
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  
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  
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  
益之爾

益之謂以... 而為之贈文其視器貴本而驟以香衣香和玉樽酒... 益之亦由... 賦春煇林莫... 日王... 孟... 子益...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

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奇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郵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

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  
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  
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眾罪入  
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為深恥熙寧  
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眾  
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也其誠心感  
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  
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  
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  
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  
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  
揚已矜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

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  
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  
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  
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  
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  
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  
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  
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首為異論  
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  
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  
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  
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

隆汚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  
關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  
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得造其藩閫集作者蓋集無蓋字  
鮮况堂與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  
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厲之  
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歎曲自盡聞人一善  
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  
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  
標飾而自有哇眇望其容色聽其言效則放心邪氣不復  
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  
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

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  
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  
遺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  
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字問  
御吏曰正已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  
忘怠集作忽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  
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  
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  
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  
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  
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  
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

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  
此上四字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  
十三字最集無此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  
最字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先生大節高誼天下  
莫不聞至於集作委曲纖細集作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  
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  
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  
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  
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  
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  
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

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  
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  
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  
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  
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  
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屋漏臨政愛  
民則如保乎集無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  
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  
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  
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  
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  
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非所得之漢

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  
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  
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  
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  
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  
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殆曰清峻語聲  
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  
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妙  
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  
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

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  
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  
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  
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  
哉旣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  
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  
而集無必合集作乎規矩準繩蓋真顏子之流黃憲劉迅  
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其在仕者皆慕化  
之從之質疑解惑問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  
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  
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  
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



同聽斷凡集無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  
以為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  
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集作白用之訃至涼師諸公人  
人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  
以為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  
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闈天下固已晏然方大  
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  
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  
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  
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典造禮  
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  
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墜

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  
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  
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  
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其  
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  
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  
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  
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閒官居  
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  
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  
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

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 醉

建安游醉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

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旣論其實矣醉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羗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旣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

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  
 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  
 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睿睿甚渥亟承德音所  
 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面戒於漸日神宗縱言及於  
 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  
 為之動顏會同天節官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  
 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官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  
 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  
 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  
 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  
 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

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  
 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  
 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歸衆始歎  
 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平心大  
 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  
 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  
 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  
 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入自致力常先期畢事  
 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呼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盜  
 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  
 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不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  
 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懼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

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已而十一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口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偃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墮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

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濶不可慢也

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

二年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

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童蒙訓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眾

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

日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

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人學諸生願得

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教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

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

用曲儒徒有編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持以不次旌

薦數十人以表宗廟張載賢弟願為稱首元豐八年哲

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

畱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

切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

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

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

淵博材質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

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

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

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力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願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艾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來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釋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除宜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宜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達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漢靜而闕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願陛下而進願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爲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爲授受之間兩得之矣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

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  
輔上德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  
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漢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

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吏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任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任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



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  
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  
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  
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而其為  
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而哲  
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  
居見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  
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  
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析柳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承穎所編劉諫

議語錄且云温公聞之亦不悅或曰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

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

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

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

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

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

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

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

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

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

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

也也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

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

讐與其黨類巧為詆謗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

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子端中所撰集序

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

往奠司馬先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救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

以鄙語戲程頤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

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

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

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

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輸為食會筵兩制以上及臺

二星堂書

一五

從一自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  
 鄰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揆輩衛之遂立敵矣是後蔬  
 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  
 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  
 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  
 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  
 有異論劉非蘇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  
 黨蓋不相知耳

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  
 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  
 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  
 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讐致市  
 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  
 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  
 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工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  
 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蘇軾所誘脇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

使以害善良晚乃目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  
 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  
 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  
 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  
 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  
 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  
 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  
 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  
 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  
 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  
 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  
 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  
 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  
 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恐  
 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  
 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  
 在外無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  
 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  
 乃乞致仕至再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  
 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

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廉中以其不靖令只與  
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  
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  
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  
政繼進稟便云但恐不肯請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  
道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  
改授管勾崇福宮錄見舊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  
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間以黨  
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錄見實門人謝良佐  
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  
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  
減氏錄見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  
即位移峽州四月以救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  
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  
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華醫計既而供職門人  
尹焞淡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  
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  
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靖國  
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  
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  
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  
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  
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而尹  
焞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錄見語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時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

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生踐履益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也忠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大楊中立來見伊川一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至到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反用也使及用於元祐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問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簡易不為矯異不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于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夾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諭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殺法當封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張繹

鳴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  
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眾乃以為迂也  
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  
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  
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  
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輪如毛毛  
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  
一作某等不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  
泰山一作惟一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  
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  
趣之一作趨也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  
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

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  
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見於文字者有七分  
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  
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  
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  
得而聞也一本上有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  
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  
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不待物  
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  
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  
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

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溥暮出城是以後又  
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  
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  
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  
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  
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出乎禮奉  
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  
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  
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  
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

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  
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  
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  
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  
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  
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  
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  
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  
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  
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

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余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寶政

寶政



